尚書誼略

甘誓 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記啟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鄭曰有扈與夏同姓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史記稱啟立有扈氏不服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以此不服孫星衍曰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為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不知所據何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夏所謂六卿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為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金履祥曰六卿為六事猶大夫為三事

有扈氏威侮五行 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孔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在人為仁義禮智信

怠棄三正 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大傳王者存二代之後與杞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天用

勦絕其命勦說文作劋曰絕也段玉裁曰今本作從力之勦誤馬本作劋玉篇劋一作劋同今

予惟恭行天之罰傳曰恭奉也段玉裁曰傳於恭字訓奉或訓供待者其字皆本作共墨子史記恭皆作共下三恭字同白虎通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敵自出伐有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墨子兩攻字亦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弃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墨子賞於祖者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

以政下引此經　吳汝綸曰封禪書禹興而修社祀林之奇曰左傳楚子玉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臾駢雖加鞭扑亦謂之戮　吳泳曰甘誓八十字而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罰之典靡不明備可知夏后典則之存矣　郝敬曰其旨渾厚數數之罪不至謚惡其言簡當戒眾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商書一　　　　尚書誼略五

湯誓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蔣廷錫曰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馬曰台我也 敢行稱亂 傳曰稱舉也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蔡曰亳邑之民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憚伐桀之勞 朱彬曰割讀如曷與下率割不同正讀爲征若曰舍我穡事而何爲征夏 馬其昶曰亳民貪己之收穡而不念夏邑之塗炭曰我曰夏此正庸眾私己之常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必以怨湯爲疑割史記亦作割下率割史作率奪明二字異訓 予惟聞汝眾言 吳汝綸曰惟雖通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奈何

段玉裁曰法言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用如台義並同史記夏王率

遏衆力率割夏邑王念孫曰文選注引韓詩章句聿辭也聿與率義同 傳曰以絕衆力剝割夏之邑居

有衆率怠弗協馬曰怠墮不和同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孟子引此經曰民欲與之偕亡 大傳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 蔡曰桀自言如日民因以日目之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鄭曰賚賜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曰釋詁食僞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中論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下引此經 黄度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郝敬曰湯誓以臣伐君故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其表暴有夏之罪辭不至於過甚且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

有做冠之思焉如是而後
諒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商書一

盤庚

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寍殷道復興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鄭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為君時事

王鳴盛曰盤庚五遷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

馬其祀曰三誥之首皆有緣起序所謂作於盤庚時乃誥辭史記謂作於小辛時乃史臣敘述緣起之辭蓋初遷時民猶不悅後乃追思其功故史臣連屬三誥錄而存之非謂此三誥皆小辛世追作

永楳案上篇我王以為祖乙不若以為陽甲於辭載順鄭說必有所受史記不言者以遷殷之謀雖始於陽甲時而實成於盤庚時事主於盤庚故經之首卽以盤庚為言而史亦遂少此曲折耳

盤庚遷于殷傳曰殷亳之別名　蔡曰在河南偃師　王鳴盛曰偃師今屬河南府民不適有居孔曰釋詁適往也王引之曰有詞也率籲眾慼王念孫曰率用也　說文引此經慼作戚曰籲呼也　段玉裁曰慼俗字古干戚親戚戚憂戚同字　王鳴盛曰戚謂貴戚出矢言永樸案此猶次篇云誕告用亶亶誠也矢直也亦卽誠也曰我王來劉逢祿曰我王陽甲也既爰宅于茲朱駿聲曰說文爰引也重我民無盡劉傳曰劉殺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永樸案陽甲恐民盡死不能相救乃稽之於卜而謀遷如台猶云柰何先王有服蔡曰服事也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王念孫曰猶由通由用也不常厥邑於今五邦馬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孫星衍曰史記云湯始居亳又云帝仲丁遷于隞索隱隞亦作囂並音敖字隞在今河南滎陽縣又云河亶甲居相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又云祖乙遷于邢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並

湯前所居商邱今河南商邱縣共爲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劉逢祿曰斷命對下永我命續乃命言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孫星衍曰釋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傳曰如顛仆之木蘖馬作枿曰顛木而肄生曰枿說文引此經由作甹曰木生條也蘖作枿亦作巘曰伐木餘也又云或从蘖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馬其昶曰自先王有服至此皆卜稽之辭即下文所謂箴言是也古者卜筮於廟門故多言祖宗靈異而又曰各非敢違卜盤庚斆于民傳曰斆教也由乃在位蔡曰自在位始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曰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方宗誠曰此倒文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與下經不匿厥旨惟汝含德不和吉言于百姓其惟致告意同王命眾悉至于庭馬其昶曰以上小辛世史臣因百姓思盤庚故撮述遷都大恉王若曰以下乃錄載盤庚爲臣時告諭之

辭王若曰王鳴盛曰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數于民繼以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云云是盤庚之辭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繼以王若曰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格汝衆予告汝訓吳汝綸曰詁訓道也釋汝猷黜乃心永樸案猷猶通詩箋猶向也無傲從康傳曰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孔曰先王謂湯以來諸王下言神后高后謂湯此亦既言先王下王播告之王用丕變蒙上不言先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說文引此經播作譒曰敷也讀告之句絕修不匿厥指馬其昶曰修一字為句楚辭注修善也言王敷告以政如其善則不匿厥指王用丕欽吳汝綸曰丕茲同義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同用丕猶云以此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曰又無過言以惑衆聽今汝聒聒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說文聒聒作懖訓與馬同段玉裁曰疏引鄭注云難告之貌讀如聒耳之聒夫曰讀如聒不曰讀為聒是經本作懖矣起信險

膚江聲曰信讀引而信之之信申也王安石曰不夷之謂險不夷之謂膚予弗知乃所訟傳曰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蔡曰惟汝不宣布德意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拙說文作炪曰火光也類篇引作火不光段玉裁曰玉篇炪火光也鬱也光下衍也字集韻炪爩煙貌然則作火不光近是吳汝綸曰火喻浮言炪謀言欲撲滅之作乃逸戴鈞衡曰作讀周禮鄙師作民之作漢書注乃始也逸安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傳曰紊亂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林之奇曰實德浮言之反浮則無實實則不浮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吳汝綸曰丕乃猶云斯乃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傳曰戎大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曰昏讀爲暋暋勉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王引之曰越其猶云爰乃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曰責公

卿不能和喻百官永樸案周禮注和調也王鳴盛曰說文吉善也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傳曰恫痛也陳大猷曰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曰尙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馬其昶曰逸與佚同斷命則短永命續命則長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莊述祖曰沈當作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抌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左氏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下引此經多惡之易也四字莊十四年傳引此經同段玉裁曰此四字蓋櫽括上文言之則惟汝眾自作弗靖王念孫曰靖通靜韓詩靜善也又通竫廣雅竫善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傳曰相與同勞逸予敢動用非罰蔡曰敢不敢也世選爾勞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對季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馬其昶曰于難在難也耿邑旣圮必思出險當如射之有志朱彬曰志古文識史記索隱作幟猶埻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吳汝綸曰唐石經老在侮上老侮與弱對文成人與孤有幼對文蘇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各長于厥居汪烜曰長與汝不謀長之長同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傳曰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蔡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汪烜曰伐與罰同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曰佚失也蔡曰失罰其所當罰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使眾不可不慎也凡爾眾其惟致告呂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傳曰奉其職事齊乃位度乃口邵懿辰曰度猶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馬其昶曰作讀如神農氏作之作蓋陽甲時議遷終以浮言動眾而止至盤庚爲君一再告諭其遷乃成永樸案作之爲言猶立也詩疏作者造立之名惟涉河以民遷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乃話民之弗率戴鈞衡曰廣雅話調也吳汝綸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也誕告用亶亶馬作單曰誠也朱彬曰誕大也亦辭也其有眾咸造傳曰造至也勿褻

在王庭蔡曰戒其毋得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孫星衍曰釋詁登升也言升進民于中庭曰明聽朕言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毋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汪烜曰承猶順也奉也保后胥感馬其昶曰后後同字下言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保后卽謀長也胥感卽思災也鮮以不浮于天時朱亦棟曰浮符通殷降大虐吳汝綸曰言降者蒙上天時爲文先王不懷江聲曰釋詁懷安也馬其昶曰此先王謂陽甲述其謀從居湯舊都之事下言以丕從厥志從陽甲從都之志也厥攸作傳曰其所爲視民利用遷江聲曰詩箋視古示字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吳汝綸曰聞猶史記所云國聞承汝俾汝劉逢祿曰俾讀如顧命俾爰之俾猶引也惟喜康共俞樾曰共拱通廣雅拱固也非汝有咎比于罰傳曰比近也非爲汝有罪遷蔡曰諭汝予若籲懷茲新邑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孫星衍曰釋詁懷來也亦惟汝故以

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王引之曰攸語助也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孫星衍曰宣讀爲和周禮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和布即謂宣布　莊述祖曰欽讀爲廞忱當作抌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曰鞠窮也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蔡曰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惟相與及沈溺而已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王引之曰其猶之也蔡曰罔或稽察　漢石經怒作怨汝不謀長傳曰汝不謀長久之計以思乃災汝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　段玉裁曰誕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蘇軾曰勸憂猶言樂禍　永樸案呂覽注勸樂也今其有今罔後蔡曰有今猶言有今日無後猶言無後日汝何生在上馬其昶曰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馬融舜典注上謂原此言居耿山川迫近汝復有何生理在上地乎鄭注周禮上地謂肥美

川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朱彬曰今予命汝一句顧命茲予審訓命汝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檀弓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皆以一爲詞助戴鈞衡曰論語皇疏起發也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孫星衍曰倚同掎說文掎偏引也又云迂避也避回也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予迓續乃命于天傳曰迓迎也段玉裁曰迓之匡謬正俗作御此唐初本作御之設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戴鈞衡曰後漢書注威虐也淮南注奉助也傳曰畜養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孔曰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勞亦愛之義予丕克羞爾丕漢石經作不蔡曰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用懷爾然永樸案懷安也失于政陳于茲傳曰今失政而陳久于此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曰崇重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朱彬曰崔譔莊子注常營其生爲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傳曰不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戴鈞衡曰國語注有猶爲也 故有爽德 王鳴盛曰國語賈逵注爽貳也 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戴鈞衡曰迪與詔王子出迪之迪同行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蔡曰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 汝有戕則在乃心 傳曰戕殘也有殘人之心 江聲曰在察也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戴鈞衡曰國語注綏止也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王鳴盛曰說文具共置也 先蘁塢府君曰鹽鐵論云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是以貝爲貨幣自夏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吳汝綸曰迪詞之故也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故作迪 蔡曰先儒皆以此節爲責臣之辭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言君有罪民有

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教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鄭曰我所
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永敬大恤 吳汝綸曰敬讀為矜 無胥絕遠 傳曰無相與絕
遠廢棄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 分漢石經作比　永樸桊猷謀也比猷念猶上文曰猷同心曰
有比言合心志以相從 各設中于乃心 吳汝綸曰中衷同字廣雅衷善也　蔡曰各存於心
乃有不吉不迪 王引之曰乃有猶言其或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 吳汝
綸曰左傳杜注顛倒不共縱橫不承命也 暫遇姦宄 王引之曰暫讀為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
漸毒遇讀為偶淮南原道篇偶𥈭智故曲巧詐偽是以偶為姦邪之稱 我乃劓殄滅之無
遺育 王引之曰劓殄猶言刑殄育讀為胄說文胄胤也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左傳
子胥引此經曰是商所以興也　吳汝綸曰左傳杜注易種轉生種類 往哉生生今予將
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爰于也　戴鈞衡曰廣雅綏撫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吳澄曰無戲欲其敬也無怠欲其勤也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

孫星衍曰孔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疏文舛誤當爲憂賢揚三字文選注尚書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案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賢陽字似揚歷字當上屬爲句　永樸案李裴訓歷爲試試用也言偏優禮賢者揚而用之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

戴鈞衡曰予朕志當屬下四字讀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蔡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鄭氏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　永樸案說文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論語皇疏繹尋續也言將續于前功

用降我凶德

戴鈞衡曰降讀乎聲凶德惡德謂桀顧昆吾之屬

嘉績于朕邦

永樸案釋詁于於也呂覽注於猶在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王天與曰張氏云極止也猶言靡有定止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江聲曰釋詁肆今也傳曰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江聲曰公羊傳及猶汲汲也　永樸案篤敬恭三字連文篤敬恭者即敬也呂覽注篤信也廣雅信敬也釋詁恭敬也　孫星衍曰承讀如列子並流而承之之承同拼拯也

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用長居新邑

肆予冲人

傳曰冲童童人謙也

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

傳曰弔至也　蔡曰由用也　江聲曰靈龜也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戴鈞衡曰爾雅龜俯者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禮記疏引爾雅一靈龜郭注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得知卜龜古多單呼靈言非廢爾謀至用龜即爾眾亦

各不敢違卜也用宏茲賁孫星衍曰釋詁賁美也用大此美績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蔡曰隱痛也邦伯諸侯、孔曰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予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汝戴鈞衡曰其猶之也相輔佐也言我之擇爾爲輔佐念敬我衆吳汝綸曰敬讀爲矜朕不肩好貨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恭生生莊述祖曰恭今文皆作共敢共如字讀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王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者皆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今我既羞告爾傳曰已進告汝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戴鈞衡曰于朕志屬下若否讀馬其昶曰若否猶言好惡朕志所好者明德汝當敬數所惡者總貨寶汝當敬改無總于貨寶蔡曰總聚也生生自庸孫星衍曰庸用也戒諸臣無生殖以自用式敷明德永肩一心孫星衍曰

釋詁肩克也言長能一心不貳其志　蘇軾日祖乙圯
于耿盤庚不得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
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
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與也　張九成曰盤庚告民動以
鬼神警之何也商人敬鬼因其所畏而戒焉然亦豈誣
之哉幽明一理也得罪於人者必得罪於天而民愛之
者天亦必愛之也　林之奇曰生殺予奪之權操於人
主使盤庚驅民以刑罰而使之遷亦誰敢違者今乃反
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
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
爾使盤庚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心則雖彊之使遷
而天下亦自此危矣　胡宏曰盤庚有六善以常舊服
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
以人情事理開道人心四也奠厥攸居首以無怠五也
欽敘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　呂祖謙曰三
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
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王相曰契始封於
商八遷而後都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是時賓河之
郡近古帝都土豐物饒人所共趣毫在中土之東南去
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知利而

不知患盤庚不忍民之沈陷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故其言誥誠誥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盤庚知之故諭民之言少而辨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

張履祥曰申命而後行事如商盤周誥詔誧於言語之聞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

朱一新曰世臣倡爲浮言而民靡然從之何也世臣具貝玉而民亦戀田臚今河決時民雖走避稍定後卽復故居故居雖浸水中決口未塞明知有績塌之慮而民且死守不去蓋蚩蚩之氓貪於近利而昧於遠害類如此

承樸家盤庚首篇一則曰悉籲眾戚再則曰數于民由乃在位是諭臣之確證也次篇之首曰乃登進厥民篇中之辭一則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再則曰汝其作我畜民是諭民之確證也其曰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人卽指諸臣也曰茲予有亂政同位亂咸亦卽諸臣也皆以其倡爲浮言故於告民時揭其隱衷使民洞然不爲所或也首篇言乃祖乃父皆指臣之祖父言次篇具乃貝玉以上指民之祖父言以下則又指臣之祖父言臣與民各有祖父盤庚提以告之所以激發其良心也末篇首曰綏爰有

衆盡統臣民諭之然詳邦伯師長以下諸語則責
臣之意較多以不樂遷之本謀固在臣不在民也

商書二一

商書三　　尚書詮略七

高宗肜日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大傳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　王鳴盛曰高宗乃廟號若作于武丁時不宜稱史記所說不爲無理豈訓王在武丁時作書在祖庚時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孔曰說文云雊雄雉鳴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鄭曰祖己謂其黨　蔡曰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　漢書載孔光說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蔡曰典主也孫星衍曰義善也汪烜曰此民字實隱以指王梁玉繩曰民謂高宗蓋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惟民自速辜民謂紂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史記載此文云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止一字不重出鄭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孫星衍曰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傳曰言無義不服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孚漢石經史記並作付如台史記作奈何永楪案天既付人以命示之災異欲正其德而不若德不聽罪者乃但曰其奈之何哉言不能側身修行也漢書載孔光説此經曰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史記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馬曰尼考也謂禰廟也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孫星衍曰釋詁胤嗣繼也天胤猶言天之子言陽甲以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胤王當修

故也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
高宗復成湯之道故與路寢焉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
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之
詩所云寢成孔安也　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
禮於是以棄常道焉　其祀曰禮記云高宗諒闇善之之
也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
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案高宗致隆於禰非其失道若不
能推而廣之獨厚於禰是乃行禮而失故曰無禮於棄
道既感祖己之言修正典禮斯爲賢王矣　秦蕙田曰
王爲下上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做哉禮俗不
行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
隕厥元
命矣

商書三

尚書誼略七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滋大伐飢國滅之 鄭曰西伯周文王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荆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斯內 傳曰戡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傳曰相助也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 林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欲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斯民何賴焉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說文

引此經摯作摯曰至也讀若摯同史記摯作至承
僕案大命國命也盤庚云懋建大命摯漢書注訓極至
儀禮注亦訓極極即終也言天曷不降威大命曷
不終乎大命上當有曷字以蒙上文不更舉耳

今王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時瀾曰天命方歸之
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紂乃曰有命任天乎眞不知命者也

祖伊反

說文引此經反作返門還也

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馬曰參字累在上段玉裁曰玉篇厽累墼爲牆
壁也尚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厽孔讀爲
參馬則以累訓厽言罪多積累腥聞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

吳汝綸曰責求也

殷之即喪

王引之曰之其也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孫星衍曰功事也劉逢祿曰指乃
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戮于爾邦言災
必逮夫身詩召閔亦言不烖我躬蘇軾曰祖伊之諫
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蔡曰愚讀

是爲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邦之敬曰孔子刪書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也

微子 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微子世家及祖伊以西伯滅阢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 蔣廷錫曰微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 吳汝綸曰古無以父師為三公者鄭既以三公釋父師以孤卿釋少師是鄭本父作大也傳父師大師三公蓋本以三公釋大師與鄭義同父師二字後人所加故疏不言父師大師之異是孔本父亦作大也 家惜抱府君曰箕子比干微子兄弟也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箕子為微子從父愈當呼名也惟史記似得賓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

我祖底遂陳于上 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 孫星衍曰呂覽注遂成也 馬其昶曰致成亂正四方之功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傳曰

我紂沈湎酗醟敗亂湯德于後世孔曰說文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孫星衍曰酗當爲酌說文酌醉醟也疏引作酗俗字王引之曰沈之言淫也沈酗淫酗也沈湎淫湎也

沈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江聲曰鄭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孫星衍曰廣雅草竊寇鈔也卿士師師非度馬曰爲非法度之事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兪樾曰即乃恆罔獲倒文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史記方作並今殷其淪喪傳曰淪沒也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蔡曰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鄭作往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吾家耄遜于荒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致準曰耄老也老臣多避位而去者今爾無指告予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莊述祖曰顛隮屬下句讀顛隮若之何其馬曰隮猶墜也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云何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史記毒作篤荒作亡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吳汝綸曰廣雅畏畏敬也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傳曰逆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戴鈞衡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敗亂厥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孔曰犧牷牲特為俎實則用當為蠱蠱之實謂黍稷稻梁　吳汝綸曰左傳牲用備具以容將食無災朱駿聲曰將食持食也　戴鈞衡曰以與惡與容相容也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畢東美曰言百姓自治其讎以斂召敵讎不怠　戴鈞衡曰斂收也如是則與人為讎者有罪而自治其讎者復有罪民之愁病無所告詔故讎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蔡曰我出當其禍敗　馬其昶曰此自明其非畏死太史公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即說此二句之義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馬其昶曰罔無也國喪無可爲臣僕史公說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是其義也以下勉其去戴鈞衡曰此答淪喪越至于今之語

詔王子出迪

永樸案釋詁迪道也釋宮道行也

我舊云刻子

戴鈞衡曰淮南注舊常也永樸案云當讀如詩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之云語中助辭馬其昶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祀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

先薑塢府君曰此蓋太師自云我不復顧念而將遯耳戴鈞衡曰此答我其發出狂以下諸語漢書載班伯說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王懸麟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家惜抱府君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爲明晰所謂父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少師彊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故與太師少師謀遂行其所處之道必如是乃幾微無憾所以爲仁也若以爲箕子比干是二子未

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遂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

商書五

周書一

尚書誼略十

牧誓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說文牧作坶曰朝歌南七十里地 蔣廷錫曰牧野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馬曰昧未旦也吳汝綸曰馬書以昧爲未以爽爲旦釋文脫爽字耳釋詁朝早也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孫星衍曰說文杖持也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 馬曰白旄旄牛尾 曰逖矣西土之人 傳曰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傳曰同志爲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孔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蔣廷錫曰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府羌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西南接蜀漢塞外髳微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地盧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彭在今四川眉州北濮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盾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先薑塢府君曰昏當同泯 鄭曰肆祀祭名答問也 吳汝綸曰答為問猶貢為賜亂為治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

傳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陳櫟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史記迪作用 王鳴盛曰釋詁迪進也 馬其昶曰王父昆弟當即微子篇所稱家耄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微子紂庶兄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自王父昆弟至母弟則三仁及微仲告在其內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說文引此經曰勖勉也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夫子謂將士　蔡曰戒其輕進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　蔡曰戒其貪殺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攖搏也貔一名豹虎類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迓馬作禦曰禁也　段玉裁曰疏云王肅讀御爲禦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明　鄭曰當以爲周之役也勇蔡曰勉其武戒其殺降爾所弗勖鄭曰所言且也　王引之曰且若同義其于爾

躬有戮

黃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周法　蔡曰此篇嚴肅渾厚與聖人之言也　方苞曰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　汪烜曰微子但言紂酗酒武王始言惟婦言是用非酒昏志色或不能藏非色為蠱酒亦或不至于沈惟二者交伐心志乃無復有闕明之一日君子欲端其身其必先於澹泊明志與

洪範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漢書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　家惜抱府君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足爲歆說之證　傳曰洪範大法也　蔣廷錫曰箕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

惟十有三祀傳曰商曰祀　蔡曰此因箕子之辭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王引之曰乃猶於是也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騭作定　傳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馬其昶曰相協皆助也居者周書作雒注云治也天默定下民以助君之治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曰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大敘箕子乃言曰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傳曰陻塞汩亂也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失其性則五行陳列皆亂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數史記畀作從 鄭曰帝天也 傳曰畀與數敗也疇類也 孫星衍曰鄭云帝天者以下文又云天錫知之 樸案上文武王云惟天陰騭下民則箕子所對自即天言之史記畀作從者說文從相聽也相聽義與畀亦相近五行志作畀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林之奇曰帝乃震怒猶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猶謂天誘其衷

初一曰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五材謂之行者在天則五氣流行在人則世所行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鄭曰農讀爲醲傳曰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傳曰協和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大傳皇君也 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

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顏師古曰念思也鄭曰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漢書威並作畏段玉裁曰經典向背字既作鄉嚮疑漢之俗字傳曰以上禹所第敘蔡曰此九疇之綱也

一五行傳曰以下箕子所陳蔡曰此下九疇之目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曰皆其生數孔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耦而物得以成焉故謂之成數也蓋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永樸案漢書注從因也土

爰稼穡顏師古曰爰亦曰也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蔡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蔡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聽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聽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

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黃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陽太陽木視與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老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金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沈之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黃勉齊云配與屬不同管因其說推之配者對時爲體屬者流行爲用洪範五事配水火木金土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太金火水土而相克言其用也 馬其祀曰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形流故貌屬水又曰辛主腎腎發爲耳故聽屬金又曰甘土心故思屬土又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竅上通於舌故言屬火又曰肝之精爲木其竅上通於目故視屬木 張棫曰九壽雖多人君所守性在發用五事心敢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鄭曰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曰兵非聖人之得己故師居末蔡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

蔡曰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麻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程若庸曰麻象日月星辰主於授時庶徵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戴鈞衡曰有語辭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布與衆民李光地曰五福在九疇之終而此豫言之者王者體天陰騭下民之心必欲躋之五福之域而福不在德外故建極者所以斂福於己而即所以敷錫庶民者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馬訓于爲取

錫汝保極

蔡曰與之保守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蔡曰淫朋邪黨也比德私相比附也陳櫟曰書知人安民詩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此亦當然證之下文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可見

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馬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

汝則念之

傳曰汝則念錄敍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史記罹作離大傳作麗 段玉裁曰罹俗字詩逢此百罹釋文本又作離蓋亦本作離而為後人所改也離者麗也故大傳作麗 蔡曰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不罹于咎不陷于惡受之者不拒之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鄭杲曰受之者姑與相安也錫之福者何賢也止須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卽錫之福不刻覈也敎武王待新附臣民如此人卽維皇之極所以為洪範也 馬其昶曰大傳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據此是攸好德為貢士用賢之稱攸者用也而康而色謂諸侯賜以車服卽錫福也一適卽受進賢之賞不待三適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蘇軾曰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於爲善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羞潛夫論作循誤　莊述祖曰循爲修之　王引之曰下其猶乃也

凡厥正人 王引之曰釋詁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

既富方穀 馬其昶曰方且也漢書注穀者爵也言既富且貴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劉逢祿曰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續殷祀與周爲賓客時人斯其辜言殷民將自作不靖也

于其無好德 史記無德字　王念孫曰釋文于其無好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下始音呼報反疏亦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是孔陸俱讀好字上聲所見本皆無德字無好句絕與下用咎古音正協

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鄭曰雖錫之以爵祿其爲汝用惡　劉逢祿曰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箕子知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王雖封爲二王之後而卒叛亂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此敗言存殷祀之大者

無偏

無陂段玉裁曰冊府元龜天寶四載詔改頗爲陂不知義古音本魚何切而改普多切之頗爲彼義切之陂以頗宜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凡从皮聲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蔡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示僕案頗亦不平也見左傳杜注平遵王之義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馬曰好私好也荀子引此經曰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呂氏春秋嘗試覩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下引此經有呂氏春秋引作或注或有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鄭曰黨朋黨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平平史記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辨段玉裁曰古平便辨辯通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鄭曰會其有極謂君歸其有極謂臣曰皇極之

敷言傳曰布陳言教建其有極而敷之爲言也汪烜曰皇是彝是訓吳汝綸曰彝法也訓

教也猶言是則是倣于帝其訓訓及下訓字史記皆作順　馬曰于天為順也凡厥庶民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近附近之近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

聖王曲備之者也下引此經　漢書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六三德一曰正

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

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馬曰克勝也　傳曰友順也變和也　潛左傳史記並作漸左

傳注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　蔡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之用蓋平康正直無

所事乎矯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變友柔克以柔克柔沈潛剛克以剛克柔高明柔克以柔克剛正直之用

一剛柔之用四　胡瑗曰聖人既由中道以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

也故皇極見聖人之道三德見聖人之權　邵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周禮平國

亂國新國之謂人論語求也退出也兼人之謂地中庸南方之強北方之強之謂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備珍異也孔曰於三德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王曰大夫稱家蔡曰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漢書載劉向說曰皆陰勝而陽微下失道之所致也下引此經又載王嘉說此經曰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司馬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聽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孔曰建亦立也傳曰龜曰卜蓍曰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鄭霽作濟驛作圖蒙作雺曰雨者兆

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貞正也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傳曰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 說文引此經驛作圛曰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 孔曰雺聲近蒙 王鳴盛曰釋天濟謂之霽濟霽通 蔡曰雨兆爲水霽兆爲火蒙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卜五占之用 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 孫星衍曰雨濟蒙驛克卜之兆彖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貣與忒通詩傳云忒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

汝則有大疑

王念孫曰則猶若也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彊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李惇曰子孫其逢句與上從字同字韻叶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曰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孔曰此以汝與龜爲二從耳或筮從龜逆及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舉事 白虎通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通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蔡曰雨屬木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云易以坎爲水北方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卦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二月初吉三章云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

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衆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 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 陳櫟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風爲土氣之證 馬其昶曰內經亦云風出地氣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金履祥曰曰時屬下讀是五者來備莫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 傳曰蕃滋廡豊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王引之曰若辭也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鄭曰狂倨慢也恆常也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豫鄭作舒曰舉遲也急促自用也蒙見冒亂也 蔡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以類應之五事失

則咎徵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固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別朱子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曰歲月日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寗姚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寗傳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其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

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極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入于畢則多雨　朱子曰曰好曰從但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蔡曰康寧無患難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馬其昶曰攸好德爲古諸侯貢士之稱攸猶用也才德見用是卽貴也故爲五福之一曾羣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求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也固已見之皇極矣　鄭曰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爲先緣人意輕重爲次　求樸棄福極反對壽與短折反富與貧反康寧與疾憂反攸好德與惡弱反考終命與凶反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貧五曰惡六曰弱

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蔡曰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天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　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天桀紂之極也　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上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爲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項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分而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　薛瑄曰洪範篇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永樸案洪範五行漢儒如伏鄭宋儒如朱蔡皆以之分配各疇歐陽氏修蘇氏洵林氏之奇歸氏有光黃氏宗義則深議之以爲

疇有九今但以五行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而八政五紀皇極三德則不復能配豈彼數者獨不關於五行耶竊謂五事之配庶徵經有明文矣今更取五行分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者皇極治之本也八政其細目也三德鼓舞天下之大權也五紀則天道也此皆論其理而不可以驗其效惟五事之著於身稽疑之寓於卜筮庶徵之形於四時福極之偏於民物以之配五行乃足以見天人感應之速中庸言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意亦如此必如歐陽諸家所議則經不以八政五紀三德等配庶徵又何說耶但宋儒不以福極配五行漢儒則并及之此雖於理無礙然極數有六若與福對觀實亦止於五耳漢儒以多一弱字迸強取以配皇之不極斯則不免於鑿矣

周書三　　　　　　　　　　　　尚書證略十二

金縢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永樸案序言周公作金縢者謂納于金縢匱中之冊乃周公所作非謂周公作此篇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曰不悅豫豫說文引作悆曰喜也白虎通言不復豫政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傳曰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戴鈞衡曰孟子趙注戚戚然心有動也僅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爲壇墠

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功作質孫星衍曰釋詁功質成也二字同訓自以爲功以身爲質也王闓運曰與神約誓請代如請成

爲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除地曰墠

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傳曰璧以禮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

贊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册鄭作策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

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武億曰鄭以史乃册爲句祝字屬下曰字讀惟爾元孫某遘厲

虐疾傳曰元孫武王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釋文遘遇也家惜抱府君曰古人質相稱以爾汝

後世惟巫史告鬼神循于古不易詩曰莫匪爾極爾稷也實惟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若爾三王是

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林之奇曰自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自文

王言之曰丕子元長也丕大也馬其昶曰是猶寔是也永樸案說文責求也戴鈞衡曰于天三王之靈在

天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仁若考史記作旦巧王念孫曰

顧懽老子義疏若而也仁若考仁而巧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王引之曰敷徧也馬曰佑助也蔡曰言武王不

任役使乃受命于上帝以佑四方未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蔡曰寶命即帝庭之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曰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即命于元龜傳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曰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蔡曰武王喪則周業墜雖欲事神不可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史記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傳曰習因也孔曰一皆相因而吉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襲為因時瀾曰三王之前各有一龜龜三而吉一馬曰籥藏卜兆書管林之奇曰書即周禮之頌左傳之繇公曰體王其罔害辥擘明曰體與詩體無咎言之體同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蔡曰新受三王之命惟永終是圖傳曰惟長終是謀周之長道茲攸俟王引之曰攸猶用也能念予一人馬曰一人天子也孫星衍曰方言念常思也言三王能念武王公歸乃

納册于金縢之匱中林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注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册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王翼日乃瘳傳曰翼明瘳差也段玉裁曰尚書翌字六見天寶以後盡改為翼釋詁翼敬也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鄭曰羣弟蔡叔霍叔孺子謂成王　蔣廷錫曰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曰辟謂避居東都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　史記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事權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　永僕案史記以弗避爲弗避事權於此經語氣尤肖蓋公將往東都而先告二公以已之心迹也史於居東曲折載之不詳然觀此語下續之云於是卒相成王則其先必罷相可知其罷相也卽居於東矣史與馬鄭說不相遠卽此可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馬其郰曰流言初起非特無叛周之跡且託於忠愛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公退居東都使管蔡無可藉口而稱亂如故則其情見矣故曰罪人斯得戴鈞衡曰得者出也如論語如得其情之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錢大昕曰唐石經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名

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鄭曰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之敢

秋大熟未穫蔡曰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興師以誅之又成王方疑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若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　錢彝曰史臣敘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次以居東次以鴟鴞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親迎而後次以大誥今循其次推之昭然可見　汪烜曰公居東實未滿二年故詩曰於汝信處於汝信宿安得以二年爲東征三年哉且東征豈遽備處而伐柯九歲猶致三年

則有袞衣赤舄之容無踴躍干戈之氣是亦明驗也戴鈞衡曰鴟鴞詩序曰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武庚方亂公作此貽王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況詩亦無一言涉武庚誅後情事乎　永樸案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據此是流言起于武王方崩時周公居東在元年葬武王後罪人斯得在二年初迨王感風雷迎公則已秋矣作師旅在是年冬其臨衛政殷蓋自二年冬數至四年年首尾又三年竹書云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與逸書正合　天大雷電以風　王引之曰以猶而也　禾盡偃大木斯拔　段玉裁曰詩箋斯盡也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　傳曰皮弁則皮弁服　孔曰周禮視朝史記弁作朝服　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馬其祝曰二公知周公之特為壇墠而卜而不知其請代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噫馬作懿曰猶億億也王念孫曰噫懿億抑同信字句噫屬下讀言抑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新逆馬作親迎鄭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我國家禮亦宜之蔡曰於國家禮亦宜也王出郊傳曰郊以玉幣謝天天乃雨反風馬曰反風風還反也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下禾歲則大熟鄭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欲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　或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　林之奇曰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如此　陳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郝敬曰學者但當思聖人忠孝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大誥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史記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孔曰誥告也 家惜抱府君曰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管蔡封于殷之故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且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監之名以成王時叛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

王若曰

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馬本猷作繇蔡曰猷發語辭 戴鈞衡曰猷與繇通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爰粵于訓讀于之於那都繇訓讀烏之於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相類 王引之曰越與也

弗弔

傳曰言周道不至 江聲曰詩傳弔至籑至猶善也 孫星衍曰弗弔如雜記云如何不淑 吳汝綸曰若呂相絕秦之言無祿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割馬作害 蔡曰言天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illegible]

不少待 洪惟我幼沖人 王引之曰凡言洪惟爽惟丕惟誕惟迪惟率惟皆詞也 嗣無疆大歷服 傳曰承繼祖考無窮大數 吳汝綸曰莽誥服訓事無疆大歷武王所受也我沖人嗣其事 弗造哲迪民康 江聲曰小爾雅造進也進於明哲則道民於安康 馬其昶曰首以民不靜自責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江聲曰有讀曰又文選注引蒼頡云格量度也 已予惟小子 段玉裁曰莽誥已作熙卽嘻字 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敷賁敷前人受命 江聲曰賁奔通 吳汝綸曰莽誥效此經云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廣雅傳就也敷賁者就奔走也 孫星衍曰敷前人受命言依附祖考受此天命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 馬其昶曰言不敢壅閉前人受命之大功詩云前王不忘 于天降威 馬其昶曰爾雅于曰也發語詞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陳櫟曰寧王寧考寧人前寧人皆指武王 孫星衍曰莽誥迺紹天明意注紹承也 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

薛肇明曰卽命與金縢卽命同蔡曰逃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汪烜曰謂自作不靜

越茲蠢

蔡曰及茲果蠢蠢然而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王曰腆主也殷小腆謂祿父江聲曰白虎通紀者理也蔡曰敘緒也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馬曰疵瑕也王曰謂三叔流言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馬其昶曰言將復反爲殷王鳴盛曰左傳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義同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程大昌曰史記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爲輔拂十人卽十夫朱彬曰不曰翼予而曰予翼倒文蔡曰于往敉撫武繼也馬其昶曰民獻猶言人傑因管蔡自作不靜故言母弟賢者翼佐我以往撫安繼嗣圖功莽誥於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傳曰大事戎事也吳汝綸曰廣雅休喜也厲下四字讀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蔡曰卽命卜於武王方崩時朕卜幷吉卜於將伐武庚日

肆予告我友邦君

蔡曰

肆故也越尹氏庶士御事孔曰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大夫曰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曰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

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鄭曰無不反我之意　江聲曰反復也周禮諸臣之復注

復之言報也反也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戴鈞衡曰王宮猶言

王家　蔡曰謂三叔不睦實兆釁端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引之曰越惟也　馬其

祀曰以輔弼言則曰予翼以叔父言則曰予小子考翼不以管蔡無道而疏絕之亦厚之至也王害不

違卜蔡曰害曷也肆予冲人吳汝綸曰肆今也永思艱曰嗚呼允蠢

鰥寡哀哉孫星衍曰莽誥所犯誠動鰥寡此言三監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予造天

役漢書造作遺　江聲曰廣雅役使也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曰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

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孔曰卬我也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朱彬曰義者宜也綏予曰傳曰當安勉我無毖于恤馬其昶曰毖勞也言無以憂恤爲勞不可不成乃寍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寍王戴鈞衡曰國語注休嘉也興我小邦周寍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傳曰助民矧亦惟卜用馬其昶曰矧猶乃也嗚呼天明畏漢書畏作威弼我丕丕基傳曰輔成我大大基業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永樸案惟讀曰爲丕莽誥作不言爾卽或不能遠省古事爾知寍王若勤哉王引之曰若如此也天閟毖我成功所戴鈞衡曰閟當也廣韻毖告也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予不敢不極卒寍王圖事王引之曰極讀爲亟釋詁亟疾也亟速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漢書化誘作告永樸案化誘者教導也猶上文云大誥爾多邦肆予告我友邦君天棐忱辭漢書載孔光引此忱作諶曰言有誠道

者天輔之也　馬其𧙃曰詩箋辭辭氣也謂政教也其考我民漢書作天其累我以民注累訛也

永樸案檀弓郝斐考公注考或作定是考有定義也釋名考成也成與定義亦近言天輔有誠道者其定我民耳上文詩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此句則所謂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予曷其不于前寍

人圖功攸終王引之曰攸猶用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吳汝綸曰莽誥勤毖作勞勞勤爲勞毖亦爲勞言大於我民相勞苦若有疾者然予曷敢不于前寍

人攸受休畢馬其𧙃曰休畢猶云善終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

思蔡门昔前日也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　王念孫曰若惟也　戴鈞衡曰其猶將也　吳澄曰言語辭　永樸案言字若爲語辭則艱日思當釋爲日思艱倒文也若考作室既

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傳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

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　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王引之曰其猶寍也馬其祀曰此言管蔡不以宗社爲念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寍王大命蔡釋越爲及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吳汝綸曰考者死也終也洪範考終命考亦終也左傳下臣獲考謂得死也　永樸案禮記注有保也若猶汝也謂管叔友謂武庚也　江聲曰莽誥養作長夏小正傳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王曰嗚呼肆哉江聲曰釋言肆力也勉其勠力　永樸案顏師古注莽誥云肆勸也勸之義亦爲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蔡曰爽明也馬其祀曰猶言明我新造邦明者顯也　戴鈞衡曰詩箋哲多謀慮也亦惟十八迪知上帝命王引之曰迪用也　永樸案逸周書武王克殷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傳禮又云命衛叔出百姓之囚史記弟叔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茲時康叔年少已親其役知當日十八人皆有力焉故追言前事亦惟此十八人

迪知天命也馬其昶曰前言十夫此又言十人見親者不皆叛越天棐忱蔡曰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時罔敢易法戴鈞衡曰爾時猶言其時傳曰無敢易天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蔡曰矧今天降禍于周惟大艱張裕釗曰三字爲句人誕鄰胥伐于厥室戴鈞衡曰淮南注鄰比也廣雅胥助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孔曰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天亦惟休于前寍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寍人有指疆土戴鈞衡曰極讀爲亟于往也從讀左傳率師從之之從征也率古通帥統也有指者山川封域明有可指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曰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白虎通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

以爾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　大傳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朱子曰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旣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一旦見故主遺戮宗社爲墟甯不動心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向有在人心者此其所以叛也　呂祖謙曰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煽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論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纏連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　顧炎武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旣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

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王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苞曰此篇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復歸之於卜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動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之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爲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康誥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以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馬曰康圻內國名　孫星衍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　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說文邟潁川縣漢志潁川有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邟集韻又有鄉地名即康也今河南汝州是　武億曰白虎通云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此可爲馬注之證　朱子曰康誥爲武王書其中明言朕其弟小子封大抵康叔之封與武庚必同時商畿千里所封必不止三四國也　蔡曰序以康誥爲成王書今詳本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耶　家惜抱府君曰康亦殷地武王以封康叔故命之曰在茲東土又曰殷先哲王商考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孚其時蘇忿生爲同寇康叔以康侯爲小司寇故又

命之日敬明乃罰及周公誅武庚康叔改封於衛乃
作酒誥梓材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
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衞史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爲
一故亂統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
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衞宜曰衞誥然則曰康誥者
非封以衞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
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則其前康誥爲武王辭明矣
康叔始爲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爲蘇公薨始以
衞侯爲司寇永樣案史記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
者云云皆約舉康誥之旨下酒誥曰告之梓材曰示此
歟語獨曰申告申之爲言重也即此可以
見司馬氏之意亦謂康誥爲武王書矣

惟三月哉生魄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孔日知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周公以十三日乙卯至于洛戊午社之明日魄與明反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鄭曰基謀也　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

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下引此經

侯甸男邦采衛

伊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孔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告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

百工播民

毛奇齡曰播民遺民猶大誥逋播臣百工播民句

和見士于周

馬其昶曰和合也孫星衍曰見猶效也史記天官書以星見爲效詩傳士事也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洪鄭作鴻曰代也林之奇曰潘博士云勤如杕杜以勤歸之勤洪大復語傳曰大誥以治道永樸桒大誥在東征前自康誥以下至多士凡六篇則皆周公攝政時誥於上下以須之洛邑者此四十八字首之以周公初基作洛終之以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殆即六篇之總序

王若曰孟侯

蔡曰王武王也傳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

朕其弟

王引之曰

其猶之也小子封傳曰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王引之曰丕讀發聲丕通不詩傳不顯顯也克明德慎罰蔡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大學引克明德並堯典太甲曰皆自明也　左傳申公巫臣引此經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大傳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不敢侮鰥寡左傳韓厥引此經曰所以明德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孫星衍曰釋訓庸庸勞也廣雅祗祗敬也威畏通　吳汝綸曰詩傳釋顯父云有顯德者呂覽注亦以顯人為賢人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勞來敬畏賢人用肇造我區夏吳澄曰肇始也造作也　吳汝綸曰區夏猶言區宇區宇夏皆以屋喻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是怙冒

蔡曰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 王引之曰盤庚懋建懋簡漢石經作勖君奭迪見冒馬作勖冒勖懋通勉也賈子容經篇怙大福也 逸周書謚法篇胡大也聲義並與怙近怙怙冒大懋勉也 汞樸案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曰一二邦一見非一也文與康王之誥一二臣衛同 聞于上帝帝休 吳汝綸曰廣雅休休喜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蔡曰殪滅大殷 戴鈞衡曰猶詩言伐大商 棫曰此武王事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 大傳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 江聲曰敘順同義 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曰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蔡曰此下明德也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阮元曰古本民上有治字 馬曰遹述也 馬其昶曰今民二字屬上讀下言制今民罔迪即承此 紹聞衣德言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 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黃度曰敷求徧求也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江聲曰宅度同字訓訓道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黃度曰別求別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王引之曰別讀爲辨辨亦徧也由於也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莊述祖曰若字上屬爲句天若見召誥荀子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下引此經不廢在王命戴鈞衡曰在於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傳曰恫痛瘝病朱子曰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段玉裁曰釋詁鰥病也此經當作鰥後漢書和帝詔引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瘝俗字敬哉天畏棐忱風俗通引此經畏作威忱作諶曰言天德輔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永樸案淮南注康樂耽樂也耽有過義故無逸傳云過樂之謂耽康好者過好也乃其乂民王引之曰乃其卽乃也我聞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

傳曰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爲 國語知伯國引此經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左傳子旗引此經曰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已汝惟小子

吳汝綸曰惟讀爲雖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蔡曰服事也 王引之曰廣雅應受也與膺同 馬其昶曰九字爲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

亦惟助王宅天命

江聲曰宅讀爲度

作新民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 大學引此經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蔡曰此下謹罰也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下引此經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吳汝綸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 潛夫論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蔡曰適偶也　吳汝綸曰釋言詁道直也離騷注極窮也言推問得實　汪烜曰殺謂刑之非必大辟　潛夫論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刑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孔叢子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下引此經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江聲曰敘順同義時是也時字屬上讀　左傳卜偃引此經曰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勑懋和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　傳曰勉爲和

若有疾傳曰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惟民其康乂荀子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慶賞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誠乎上則下應

之如景響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段
玉裁曰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故皆通用馬其昶曰荀
子言欲民之勉於和若有急疾在己而和調累解期其
速愈引止若有疾一句意則并及下文忠信均辨二語
指若保赤子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曰劓截鼻刵截耳朱子曰言
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
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見
權在己不可不謹馬其昶曰又讀為有王曰外事呂祖
謙曰康叔為周司寇以國封周言為外吳澄曰外事
謂都邑之事都邑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中不屬國中故
曰外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
王引之曰說文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汝陳
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孔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
鄭季友曰說文臬射的也注謂
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門中橛為臬準限兼取二義
戴鈞衡曰臬司連讀猶言法守孔叢子引此經曰孔
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
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陳大猷曰要即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謂結定其罪也蔽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獄今世引斷 孫星衍曰服伏同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曰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義宜也用宜於時世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戴鈞衡曰考工記注遜順理也曰心口相問之辭敘順也 荀子兩引此經文皆作即皆曰言先教也 孫星衍曰即次聲之緩急義皆爲就 馬其昶曰汝陳時臬事四句申上師茲殷罰有倫乃汝盡遜三句申上服念句時即大傳所謂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平以不和平之平慎刑如此故荀子以爲先教也 蔡曰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蔡曰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 荀子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

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下引此經 永僕案荀子意謂治世爲姦被刑者皆自得罪非有宄抑者也蔡傳意正同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孔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傷 永僕案釋言于求也又詩晝爾于茅謂往取茅與求義亦近暋不畏死罔弗憝傳曰暋強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戴鈞衡曰管子注大眾也矧惟不孝不友孫星衍曰矧說文作敄云詞也 馬其昶曰說文又云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矧與乃同乃者指事之詞故曰詞之所之又急詞故曰如矢下矧惟訓同 戴鈞衡曰矧猶則子弗祗服厥父事蔡曰子不敬事其父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戴鈞衡曰儀禮注于讀曰爲于弟弗念天顯蔡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 馬其昶曰左傳反易天明孔疏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也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傳曰稚子可哀 王鳴盛曰釋言鞠稚也大不友于弟惟

弔茲蔡曰至於如此不于我政人得罪王引之曰政人卽正人釋詁正長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吳汝綸曰廣雅惟詞也　王念孫曰泯亦亂也呂刑傳泯泯為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曰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　戴鈞衡曰刑兼五刑言　呂祖謙曰殷法常事用之因人情之所安父子弟兄之獄用文王之法撥殷亂之所在　潛夫論患姦宄者賊良民下引此經　左傳曰季引此篇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又苑何忌引此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馬其昶曰元惡大憝第言刑茲無赦明罪止其身不相坐及不率大戛王闓運曰爾雅戛禮也矧惟外庶子訓人孔曰在外掌眾子之官卽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曰訓人諸子亦是王朝之臣對父子兄弟為外惟厥正人王引之曰惟猶與也越小臣諸節傳曰諸有符節之吏乃別播敷王引之曰別讀為偏造民大譽戴鈞衡曰詩箋造成也弗念弗庸傳曰不念我言不用我法瘝厥君時

乃引惡傳曰是汝長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馬其昶曰不至元惡但不率由禮義者乃惟在位諸人敗而大戛以成民之譽若怙惡不悛亦可殺亦惟君惟長戴鈞衡曰玉篇惟為也下兩惟字訓同不能厥家人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曾國藩曰家人庶人百姓也漢書不事家人生產家人失火夫士卒盡家人子皆謂庶人家也越厥小臣外正王引之曰外正在外為長之人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木樸衆為君長者不善愛百姓與其羣臣而專向威虐乃非以德為治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王引之曰方言裕猷道也裕民言道民惟文王之敬忌王鳴盛曰禮記注忌之言戒也說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下引此經乃裕民曰我惟有及馬其昶曰教民以身為本汝不可不自敬典乃用道民戒之也思文王之敬戒乃道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勉之也反覆言之則予一人以懌傳曰以此

悅懌汝德　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段玉裁曰擇懌通用　馬其昶曰荀子曰佚曰休即發一人以懌之旨

王曰

封爽惟民迪吉康　江聲曰道之善則安　馬其昶曰此下以殷遺民未和自咎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傳曰爲求等　吳汝綸曰傳借求爲逑矣曰言爲匹於商王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馬其昶曰矧猶乃也　王闓運曰適和也不適不迪四字爲句　永樸案言乃今民罔迪若不和不迪是國無政不適猶下言未同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汪烜曰此十五字作一句讀　王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　吳汝綸曰監視也視示同字監告連文猶言示告也釋詁行言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朱彬曰廣雅戾善也

迪屢未同　傳曰致道屢數而未和同

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

無在多蘇軾曰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矧曰其尙顯聞于天金履祥曰
前責民因責臣因責康叔此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馬其
昶曰此以民怨申誓之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江聲曰鄭論語注蔽塞也丕則
敏德蔡曰大法古人之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傳曰顧省汝德遠乃猷裕
王引之曰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乃以民甯不汝瑕殄孫星衍曰詩傳瑕遠也釋詁殄
絕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胡士行曰肆陳也告也惟命不于常馬其
昶曰此以天命申誓之大學引此經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左傳范文子引此經曰有德之謂
戰國策須賈引此經曰此言幸之不可數也汝念哉無我殄享蔡曰無我殄絕所享之國
明乃服命馬其昶曰召誥有夏服天命有殷服天命服受同義高乃聽傳曰聽先王道德之
言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孫星衍日

典常也下屬爲句酒誥典聽朕教汝典聽朕毖**乃以殷民世享**陳櫟曰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愼罰末復以天命無常享國難必戒之康叔能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然哉　汪烜曰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次以新民又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康誥所言相爲表裏

周書六

酒誥 王應麟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俄空焉今亡夫俄空即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

王若曰 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王若曰上並有成字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沬邦即牧養之地　段玉裁曰馬謂妹邦即牧野也妹牧雙聲　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蔣廷錫曰令河南淇縣北有沬鄉 乃穆考文王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　孔曰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 王引之曰廣韻毖告也誥毖猶誥告　孔曰衆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　蔡曰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 越少正御事 孫星衍曰少正者正

人之副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周書有大正朝夕曰祀茲酒王引之曰茲猶斯也言惟祭祀斯用酒論衡引此經曰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惟天降命肇我民矣汝綸曰韓詩曰肇長也讀如長㓜家之長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顧炎武曰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興興亡之幾皆在于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永樸案無逸至于小大鄭注謂萬人此云小大邦蓋謂萬邦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王引之曰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禮注引作政古通無彝酒韓非子引此經曰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曰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孫星衍曰廣雅將扶也大傳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族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謀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戴鈞衡曰上言文王自誥教小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孫星衍曰土物謂黍稷酒以糜穀當愛惜以善其心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永樸案小大德謂百行惟一者言當一視之無一端可苟也妹土嗣爾股肱孫星衍曰國語注嗣世也純其藝黍稷鄉季友曰純爲專一之義永樸案純其倒文猶曰純藝黍稷其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江聲曰釋詁肇謀也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孫星衍曰說文洗滌也腆設膳腆腆多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王鳴盛曰有正正官之首上言庶士繼以少正以卑賤者別言之此言庶士繼以有正以尊貴者別言之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齒德尤重者

戴鈞衡曰上告妹土之民此告妹土之士大夫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

惟君俞樾曰大語辭說文羞進獻也金履祥曰惟猶羽毛惟木之惟與也馬其昶曰君即長也羞耇與君猶言事厥考厥長大傳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戴鈞衡曰周禮注作使也稽合也陳喬樅曰鄉飲酒義曰君子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曰作稽中德也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江聲曰用逸旅酬也中庸說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是祭亦有旅酬之禮馬其昶曰飲以養陽故曰自介詩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以介景福義同此也蘇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蔡曰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永樸綮惟讀曰爲呂覽注正治也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引之曰忘與亡同

不亡不失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金履祥曰棐與匪通棐徂非遠也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戴鈞衡曰腆與珍通儀禮注古文腆皆作珍詩箋珍當爲腆周禮注珍病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眞德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王曰封我聞惟曰王引之曰文選注惟有也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戴鈞衡曰迪語助辭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訓同經德秉哲孫星衍曰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永樸案司馬彪莊子注咸引也成王畏相傳曰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惟御事厥棐有恭戴鈞衡曰有讀曰又言其輔佐君又能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傳曰崇聚也中論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越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越
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曰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陳
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孫星衍曰宗工宗人越百姓里居傳曰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
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說文引此經曰湎沈于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
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戴鈞衡曰說文尹治也吳汝綸曰顯字下屬為句越于
也言明于治人敬法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曰嗣王紂也王鳴盛
曰說文酣酒樂也厥命罔顯于民祇吳汝綸曰詩傳祇病也不明于民病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孫星衍曰釋詁保安也安于怨不或楚辭注淫游也
泆同佚廣雅佚佚樂也用燕喪威儀蔡曰燕安也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民罔不盡傷心說文引此經曰盡傷痛也惟荒腆于酒孫星衍曰荒大

也不惟自息乃逸（朱駿聲曰乃仍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曰于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曰眾羣臣用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曰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民惟民自召罪）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戴鈞衡曰惟爲也）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王引之曰其猶甯也二字連讀文選注撫覽也）（戴鈞衡曰監撫也中論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監於水監於人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戴鈞衡曰廣雅劼勤也劼毖勤告也）矧太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鄭漢勛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

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太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此經於太史內史皆言友見非臣也當是方伯之監必以太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刺史糾察郡國矣漢代王國之官有內史爲天子之臣郎其遺制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戴鈞衡曰國語注事使也**服休服采**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　孫星衍曰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虞說云大采袞職也少采黼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爾疇**蔡曰疇匹也　汪烜曰友資其益也者疇相助爲治者詩云公侯好仇又云率山羣匹燕及朋友**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王安石從違保辟絕句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　吳汝綸曰薄搏通廣雅搏擊也達邪也　蔡曰若順保保萬民定辟制經界定法**矧汝剛制于酒**蔡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自康叔之身始　馬其昶曰此節矧字義皆與乃近言汝能勤毖殷獻臣之在外服爲侯甸男衞諸侯者則其國之大史內史皆相親友矣謂其勤政親賢也及在內服之獻臣百宗工乃爲爾任使者皆服休服采乃爲爾疇匹如三父者皆各勤其

職是乃汝能剛制于酒蓋申發不惟不敢亦不暇之義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曰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王引之曰其猶將也蘇軾曰予其殺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陳埴曰是時酒池內林遺惡猶在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馬其昶曰享饗通明享言明飲無忌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戴鈞衡曰國策注恤顧也永樸案廣雅蠲除也弗蠲言弗除其罪馬其昶曰弗恤弗蠲連讀事者使也時指殷之臣工而言不聽則亦殺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曰辯使也民讀殷民也莊述祖曰乃司史衞曰衞人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始也商俗淫湎先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世上下沈湎衞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衞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傳爲子孫法焉　董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illegible]

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復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甯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敗家接踵於後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敎不惟當明于妹邦也